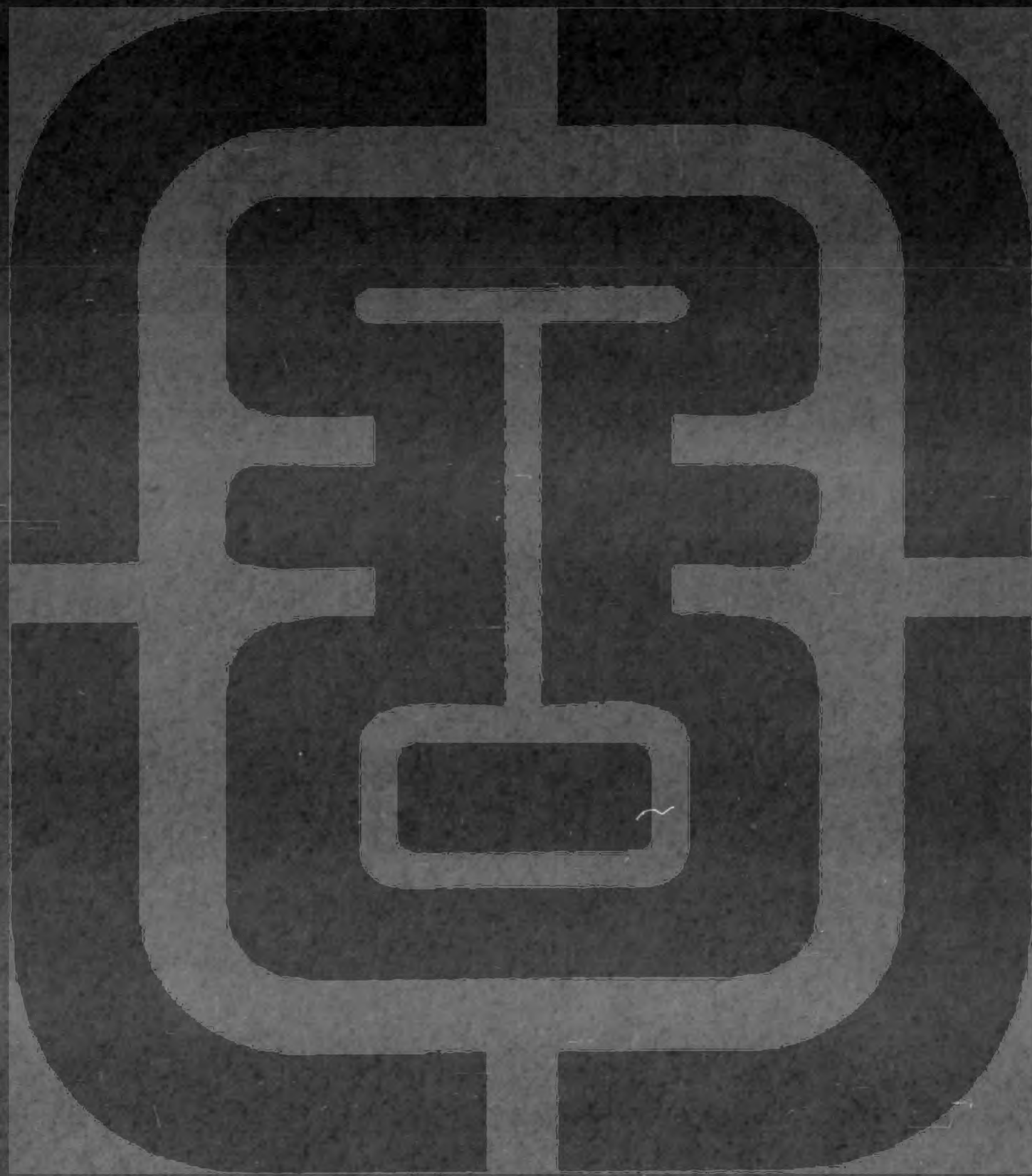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第二十冊





涑水記聞卷第七

宋

司馬光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爲  
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標悍善  
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鈴轄以  
州事委之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  
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鈴轄宜攝州事  
詠將出討之鈴轄驚曰某行矣詠曰何時曰卽今詠  
領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上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



鈴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  
某願有謁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  
詠曰諾老夫亦有謁于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  
必滅賊若無功而退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鈴轄震  
慄而去既而與賊戰果敗士眾皆退還走幾十里鈴  
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不爲異也  
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公云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熟視判其  
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于道

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僚屬問  
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王勝

之云

真宗造玉清昭應宮張詠上言不審造宮觀竭天下之  
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丁謂  
頭置于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于丁謂之門  
以謝丁謂上亦不罪焉

不記所傳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爲府寮及登儲貳因爲東宮官卽  
位爲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隘巷



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上不許因降輦步至其第存  
勞甚至

原叔云

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礪何年  
及第礪唯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  
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

真宗知開封府李應機知咸平縣府遣散從以帖下縣  
有所追捕散從恃勢謹呼於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  
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答子之人  
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具道其語泣訴於

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即帝位擢應機  
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之曰朕方以西蜀爲憂故  
除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爲大任卿行第勉之有  
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  
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  
平及暮應機又使人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走  
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強  
應之曰諾明日走馬使人詣應機曰某治裝已畢且  
行矣願得所齎文疏應機曰某之疏不可使人傳也



學海類編 三 史參  
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其意欲積其驕橫之狀具奏于上乃詣應機解舍受其疏以行既至陞殿上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據卽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何如走馬踧踖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爲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其人寢疏之

李公達云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江河皆撤去浮橋舟船皆收南岸勅下河陽陝府河中府如其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勅書且奏以爲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府不撤乃復修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爲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眾多嫌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徙爲三司判官轉運使

公云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府有兵十萬餘契丹將至城中惶遽欽若與諸將探符守諸門閣門使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官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某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全照付之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北門至南門二十里請復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蓄每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揮用無不勝于是大開北門

下釣橋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皆環過攻東門良久捨之急趨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潛師復過魏府伏兵斷其後魏兵不能進退全照請于欽若曰若亡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欽若許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後兵略盡魏乃復存

董照云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輒哭

楚楷云



景德中虜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  
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召寇  
準入謀事準將入聞內中人謂上曰羣臣欲將兵何  
之耶何不速還京師準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準曰  
羣臣怯懦無知不異于向者婦人之言今胡虜迫近  
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夕  
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鑾數步則四方瓦  
解虜乘其勢金陵可得至耶上善其計乃北渡河  
云

丁寇異趨不協久矣寇爲樞密使曹利用爲副使寇以  
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萊公輒曰君一夫耳豈  
解此國家大體鄆公由是銜之眞宗將立劉后萊公  
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爲出于側微不可劉氏宗人  
橫于蜀中奪民鹽井上以后欲捨其罪萊公固請必  
行其罪是時上已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相  
知曹寇不平遂與鄆公合謀罷萊公政事除太子少  
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  
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崩太后稱制萊公貶雷州是



歲丁相亦獲罪

公云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會食于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疏恐爲秀才笑耳卽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閒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眙

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執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還張齊賢眞宗時爲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日不能斷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諸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從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



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張昭孫云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廕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者陳堯咨知府有李太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爲強暴一旦以事自致公府堯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勤至既而讓曰汝不肖亡賴如是我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恥耳我與爾父兄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於便坐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之桎梏列于市置死馬于其傍腐臭氣

中瘡皆死後來者係于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董

昭云

真宗時王欽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見輒悅之每拜一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欽若爲人陰險多詐善以巧譎中人人莫之悟與王旦同爲相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時名旦善視之旦欲引參政事以告欽若欽若曰善旦曰當以白上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之凡千餘緡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中謝日所賜物近三千緡欽若



學海類編  
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薦于上上作色不許其權譎皆此類後罷相爲資政殿學士故事雜學士並在翰林學士下及欽若入朝上見其位在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對上卽除欽若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學士上資政殿大學士自此始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憾之及立皇太子以當時兩府領少師少傅少保召欽若于外爲太子

遺忘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曰上命臣以歸班不識詔旨所謂上畱其詔改除司空資政殿大學士頃之欽若宴見上問卿何故不如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欽若旣出使都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上命中書降麻丁謂因除欽若節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畱守上旦問降麻丁謂知寤也久之丁謂密使人謂欽若曰

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卽上



表請覲未反亟畱府事委僚屬而入朝謂因責以擅  
委符印詣闕無人臣禮下詔貶司農卿南京分司會  
今上卽位丁謂敗章獻太后以欽若先朝寵臣復起  
知昇州自昇州召還至北京大臣始知之既至復爲  
相然欽若不復大用事如眞宗時矣未幾有朝士自  
外方以寄遺欽若爲人所知欽若因自發其事太后  
由是解體頃之薨于位諡曰文穆無子養族人爲後  
欲若方用事時四方饋遺不可勝紀其家金帛圖書  
奇玩富于丁謂爲天火所焚一朝殆盡辛若渝云

王文穆爲人雖深刻然其人智略士也澶淵之役文穆  
鎮天雄契丹旣退王親軍率大兵嚮魏府魏府鈐轄  
懼欲閉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則積嫌遂形  
是成其叛心也乃命于城外十里結綵棚以待之至  
則迎勞歡宴飲酒連日旣罷其所統軍皆已分散諸  
道矣親軍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縷服  
者言之

王欽若爲翰林學士與比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修起居  
注洪湛同知貢舉湛後差入貢院時諸科已試第六



學海類編  
場是時法禁尙疏欽若奴祁睿得出入貢院欽若妻  
受一舉人賂書睿掌以姓名語欽若皆奏名有濟源  
經科因一僧許賂欽若銀十錠既入六錠餘負而不  
歸僧往索之因喧鬧事發下御史臺鞫案事方紛紜  
眞宗擢欽若參知政事中丞趙昌言以獄辭聞收欽  
若下臺對辨上雖知其事終不許曰朕待欽若至厚  
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纔  
登兩府豈可遽令下吏乎昌言爭不能得湛乃獨承  
其罪詔免死罪杖背免刺面配嶺南牢城湛家貧每

會客從同僚梁顥借銀器是時適在其家沒以爲贓  
欽若內亦自愧其後擢湛子鼎爲官以報之眞宗晚  
年欽若恩遇寢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于上前辨  
白乞下御史臺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  
爲人辨虛實耳欽若惶恐因求出藩乃命知杭州  
蘇  
子容云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溼不  
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  
若悉命輸之倉秦請不拘年次先支溼穀不至朽敗



學海類編  
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入見擢  
爲朝官真宗卽位欽若首乞免放欠負由是大被知  
遇以至作相天聖初契丹遣使請借塞內地牧馬朝  
廷疑惑不知所答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輿  
入殿中問之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太后曰  
夷狄豺狼奈何延之塞內欽若曰虜以虛言相恐赫  
耳未必敢來宜密詔曹瑋使奏乞整頓士馬以備非  
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地瑋時知定州 董河云  
太宗時大臣得罪者貶謫無所假貸制辭極言詆之未

幾思其才輒復進用真宗重于進退大臣制辭亦加  
審慎向敏中爲相典故薛居正宅居正子婦柴氏上  
書訟敏中典宅虧價且言敏中欲娶己己不許上面  
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及再娶旣而上  
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罷相歸班其麻辭  
曰翌贊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蔑聞又曰朕選用不明  
縉紳輿誚議者以敏中爲終身擯棄不復用矣是時  
凡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雖有重名  
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



所得然人皆樂與之處終日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刦盜或時縱遣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方面惟向敏中盡心于民事耳于是有復用之意會夏州李繼遷末年兵敗被傷爲潘羅支所射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上亦欲息兵乃自永興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畢徙知汝南府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爲東京畱守西祀還遂復爲相薨相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邨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于門外車箱中許之夜半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挾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智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墮其中賊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



諸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爲疑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辨者敏中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于邨店店嫗問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罪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邨中少年某甲之所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心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

爲神

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徹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祐以文學介直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官至兵部侍郎風鑑精審旦少時祐嘗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識之旦自幼聰悟寬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才行太宗詔除著作郎時方興文學修三館建秘閣購文籍旦以選與校正遭父喪趣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餘



徙濠州遭母喪去詔復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史館明年除右正言知制誥四年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會妻父趙昌言參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誥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事固求解職上嘉許之以禮部郎中充集賢院修撰掌銓課如故逾年昌言罷政事旦即日復知制誥依前修撰仍賜金紫逮真宗卽位除中書舍人數月召入翰林爲學士尋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咸平三年權知貢舉鎖宿旬日就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遷工部侍郎

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從車駕幸澶淵時鄆王畱守京師暴得心疾詔旦權東京畱守事乘傳而歸聽以便宜從事三年以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車駕幸永安以旦爲朝拜諸陵大禮使及還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以旦爲封禪大禮使又爲天書儀衛使從登封泰山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平章事受詔作封禪壇頌遷兵部尙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旦爲汾陰大禮使還遷左僕射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祠壇頌上更



學海類編  
卷第七  
欲遷旦官旦瀝懇固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增  
加功臣而已及聖祖降臨又加門下侍郎玉清昭應  
宮成以旦爲玉清昭應宮使鑄銅像成以旦爲迎奉  
聖像大禮使寶符閣成又爲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  
以旦爲奉祀大禮使上以兗州壽丘爲聖母降生之  
地于是處建景靈宮以旦爲朝修使宮成拜司空國  
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同平章事聖祖  
上尊號以旦爲太極觀奉上寶冊使旦在政府十有  
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兗州還懇請備至乃詔

冊封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  
有重事不以時日並入參決旦聞之惶恐拜章乞寢  
恩至闔門候命乃止增加封邑而優假之數卒如前  
詔旣而疾甚求對便座扶以升殿上見其癯瘠惻然  
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冊拜太尉依前玉清昭應宮  
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草具尚  
書省都堂署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贈太  
師尚書令諡文正上出次發哀羣臣奉慰擢其弟度  
支員外郎子大理評事睦爲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



丞質爲大理寺丞外孫韓綱蘇舜元范禧竝同學究  
出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徽秘書  
省校書郎初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僧善  
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爲比  
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  
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後果  
如其言旦以寬厚清約爲相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  
主寵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稱之事寡嫂謹撫  
弟妹恩祿賜所得與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其弟旭一

無所問遇恩蔭補徧于羣從身沒之日諸子猶有褐  
衣者性好釋氏臨終遺命髻髮著僧衣棺中勿藏金  
玉用茶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爲墳其子弟不忍但  
置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而已

真宗時馬知節林崇訓皆以檢校官簽書樞密院事知  
節爲人質直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  
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問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  
不易旦等皆再拜知節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而已  
王旦等在道中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又顧旦



學海類編  
等曰知節言是否旦再拜曰誠如知節言

鄧言吉云

涑水記聞卷第七終

涑水記聞卷第八

宋

司馬光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棗州與僚佐同坐有卒過庭下  
爲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僚佐退召其卒答之化基聞  
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  
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參知政  
事禮部尙書諡曰惠獻子舉正有父風官亦至參知  
政事禮部尙書諡曰安簡

馮廣淵云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運使還朝是時眞宗方議東封



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大怒以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爲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都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

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小冊嘗置鞞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趣取閱之曰以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卽傳詔樞密遣之旣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爲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爲參知政事候上怒稍解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悟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



也及爲相真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旣下殿  
謂矯書聖語欲爲林特遷官迪不勝忿與謂爭辯引  
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  
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畱爲相迪至鄆且半歲真宗晏  
駕迪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衡  
州仲宣至鄆州見通判已下而不見迪迪惶恐以刃  
自剄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  
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畱至潰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  
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

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  
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遷秘書知舒州章獻太后  
崩迪時以尙書右丞知河陽今上卽位召詣京師加  
資政殿大學士數日復爲相迪自以爲受不世之遇  
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歲餘  
罷相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  
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文定子及之云

真宗乳母劉氏號秦國延壽保聖夫人言惟寬宗族近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三  
有 幸求內批者上咸不違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謂宰相曰自今內批與官及差遣者竝具舊條復奏取旨慶歷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溼不敢避去移時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己避寢撤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耳

慶歷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修蔡襄以言事

不避竝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官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溫成皇后張氏其先吳人從錢氏歸國爲供奉官祖穎進士及第終于縣令子堯封尙幼二女入宮事真宗名位甚微堯封亦進士及第早終妻惟一女卽后也庶子化基幼堯封從父弟堯佐亦進士及第時已



爲員外郎不收卹諸孤后母賣后于齊國大長公主家爲歌舞者而適蹇氏生男守和大長公主納后于禁中仙韶部宮人賈氏母養之上嘗宮中宴飲后爲俳優上見而悅之遂有寵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爲修媛後冊爲貴妃飲膳供給皆逾于曹后幾奪其位數矣以曹后素謹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微欲使之依士族以自重乃稍進用堯佐數年閒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三司使淮海軍節度使宣徽使追封堯封爲清河郡王后母爲齊國夫人后兄化

基子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貴至和元年正月暴疾薨上哀恤之甚追冊爲溫成皇后禮數資送甚極豐厚后方寵幸賈氏尤用事謂之賈夫人受納貨賄爲人屬請無不行者賈安公以姑禮事之遂被大用然亦以此獲譏于世齊國夫人柔弱故官爵賞賜多入堯佐而化基等反不及焉化基終于閣門祇候后薨齊國夫人相繼物故後數年堯佐亦卒張氏遂衰子淵曰溫成立忌禮官列言其不可執政患之有禮官謂執政曰禮官張芻獨主此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



耳執政乃追引前歲芻乞落職代父牧入蜀及乞廣  
安軍進退失據奏落檢校職監潭州酒禮官議者亦  
稍稍而息

慶歷元年十二月才人張氏進封修媛慶歷四年三月  
以修媛張氏之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  
鎮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遣一堯  
佐不足爲輕重但鑑郭后之禍興于楊尙上曰朕不  
以女謁用人自有臣僚奏舉物議不允當與一郡至  
和元年張氏妃薨初諡廣明皇后又諡元明又諡溫

成京師禁樂一月正月二十日自皇儀殿殯于奉先  
寺儀衛甚盛又詔與孝惠淑德章懷章惠俱立忌正  
月二十日殯成上前五日不視朝兩府不入前一日  
之夕上宿于皇儀殿設警塲于右掖門之外是日旦  
發引陳鹵簿鼓吹太常樂僧道威儀甚盛皇親兩府  
諸司緣道設祭自右掖門至奉先院絡繹不絕百官  
班辭于御史臺前陳祭又赴奉先院已殯百官復詣  
西上閣門奉慰

寶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決御史臺所



學海類編 卷第八  
奏馮士元獄謂宰相曰此獄事連大臣近者臺司進  
奏禁止鄭戩龐籍起居自餘盛度程琳殊無論奏度  
琳乃儒臣耳脫有權勢更重者當如之何于是開封  
府判官李宗簡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閣待制龐籍贖  
銅四斤知汝州自餘與士元交關者皆以罪輕重責  
降有差其知開封府鄭戩等按鞫士元不罪特放知  
樞密院事盛度除尚書右丞知揚州參知政事程琳  
降授光祿卿知潁州皆以交關士元使幹治私務故  
也御史中丞孔道輔降授給事中知節州以不按劾

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賜京西鄜延馬遞步特支錢詔審刑刑部  
大理寺不得通賓客有受情曲法者開相告之科鄜  
延路奏邊事警急差強壯丁防守諸寨換禁兵鬪敵  
從之辛酉賜鄜延特支錢

上問宰相唐世入閣之儀參知政事宋庠退而講求以  
進曰唐有大內有大明宮大內謂之西內大明宮謂  
之東內高宗以後多居東內其正南門曰丹鳳丹鳳  
之內曰含光殿每至大朝會則御之次日宣政殿謂



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次北紫宸殿謂之上閣  
亦曰內衙奇日視朝則御之唐制天子日視朝則必  
立仗于正衙或乘輿止于紫宸則呼仗自東西閣門  
入故唐世謂奇日視朝爲入閣  
李端愿曰章獻之志非也暴得疾耳鑿垣而出瘞于洪  
福寺章獻之過也

又曰上幼冲卽位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嘗假  
以顏色章惠以恩撫之上多苦風疾章獻禁蝦蟹海  
物不得進御章惠嘗藏弃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

兒如此上由是怨章獻而親章惠謂章獻爲大孃章  
惠爲小孃及章獻崩尊章惠爲太后所以奉事曲盡  
恩意景祐中薨神主祔于奉慈廟弟景宗少爲役兵  
以章惠故得官性兇悍使酒好以滑槌毆人世謂之  
楊滑槌數犯法上以章惠故優容之官至觀察使初  
丁謂治第于城南景宗爲兵負土焉及謂敗第没上  
以賜景宗居之

十一日賜兩府兩制宴于中書喜雪也

十九日賜兩府兩制宴于都庭驛會相主之冬至故也



果有八列近百種凡酒一獻從以四穀堂廚也曾氏也使者也大官也

至和元年春張貴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極禮數以寵秩之乃追諡溫成皇后殯于皇儀殿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議喪事是時陳執中梁適爲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皆惶恐不愛名器以承順上意又詔爲溫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禮院馮浩張芻吳充鞠眞卿皆爭之執政患之因芻向時奏以父牧當任蜀官自乞代父入蜀旣而又奏得父書自願入蜀更不

代行無何牧至京師復上奏乞免蜀官以是執政以芻奏事更不代行前後異同落史館檢校監潭州酒欲以警策其餘禮院故事常預爲印署眾銜或非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進施行是時溫成喪事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內事旣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稍重應商議者皆須徧白眾官議定



奏聞是非常行熟事不得輒以印狀申發仍責狀申委後數日有詔問溫成皇后廟應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李直以事白洙洙卽填狀奏云當有樂舞事下禮院充真卿怒印牒送禮直官李直于開封府使按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直于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真卿復牒送府如是再三先是真卿好遊臺諫之門會溫成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

趙抃監察吳充監禮上又遣內臣臨視察臨事內出圭瓚以盥鬯充言於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薄于太廟而厚于姬妾也其于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內臣侍祭者已聞之密以上聞詔卽改用璋瓚祭之明日趙抃上言劾蔡襄知開封府不崇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于是執政以爲充因初祭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溫成墳所訴于內臣云欲送禮直官于開封



府者充與真卿二人而已由是怒充與真卿明日詔  
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及真卿皆補外  
官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揚軍于是臺諫爭言充等  
不當補外最後右正言修起居注馮京言最切直以  
爲今百職隳廢獨充能舉其職而陛下責胥吏太輕  
責充等太重將何以振飭紀綱乎于是朝廷落京修  
注即日趣充等行開封府推官集賢校理刁約掌修  
墳頓遞亦嘗對中貴人言溫成禮數太重詔以約爲  
京西路提點刑獄亦即日行元規受詔讀冊辭曰故

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今召臣承之臣實恥之奏報  
聞至日集賢官僚謂之曰公今日何爲復來元規曰  
共傳誤本耳又諫追冊曰皆由佞臣贊成茲事二相  
甚銜之將行追冊言官力諫上意稍解明日以問執  
政執政順成之夢得及母湜俞希孟皆求外補郭申  
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楊樂道曰尙美人爭寵郭后批傷今上頸詔都知而付  
之初章獻爲上取郭后后恃章獻驕妒後宮莫得進  
上患之不敢詰章獻崩楊尙竝進后有怨言都知閣



學海類編  
文應惡之因與上謀廢后上問呂許公曰古亦有之  
遂降勅廢爲金庭教主后不知之文應懷勅并道衣  
以授之后恚有諄語文應卽驅出以車送瑤華宮旣  
而上悔之作慶金枝曲遣使賜后后和而獻之又使  
詔入宮文應懼以疾聞上命賜之酒及藥文應遂酖  
之丁正臣曰范諷問上傷上以后語之及疾文應使  
醫寘毒上終不知

慶歷三年九月丁丑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樞密  
院執政官非休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詢訪天下之

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詔從之

嘉祐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勅鹽鐵副使郭申錫屬與  
李參訟失實黜知濠州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詔賜兩府曰朕觀在昔君臣惟同  
心同德故知天下之務享無疆之休倘設猜防之端  
是乖信任之道因納言屢述御臣之規頗立科條用  
制邪慝方今圖任賢哲倚爲股肱論道是咨推誠無  
閒而有禁未解斯豈稱朕意耶先是兩制臣寮不許  
至執政私第兩府大臣奏薦人不得充臺諫官凡此



條約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際了無疑閒之迹卿等  
謀謨舉措義宜如何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兗國  
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宅公主乳母  
韓氏出居于外公主宅句當內臣梁懷吉勒歸前省  
公主宅諸色祗應之人始皆隨遣入瑋貌陋性樸上  
以章懿太后故命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視之  
乳母韓氏等復離閒梁懷吉等給事公主閣內公主  
愛之公主嘗與懷吉等閒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傷

楊氏由是外人喧譁咸有異議朝廷貶逐懷吉等于  
外州公主恚懟或欲自經或欲赴井或縱火或焚他  
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爲召之  
然主意終惡瑋至是不復肯入中門居于廳事晝夜  
不眠或欲自盡或欲突走出外狀若顛狂左右以聞  
故有是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陳車服之等所以  
見王姬之尊啓脂澤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寵茲雖親  
愛之攸屬時乃風化之所關苟不能安諧于厥家則  
何以觀示于流俗兗國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鍾憐故



于外家之近親以求副車之善配而保傳無狀閨門失歡歷年于茲生事不順達於聽聞深所驚駭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斷至於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從下國於戲惟肅雍以成美德惟柔順以輯令名及茲恪恭庶幾永福可降封沂國公主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舊知衛州公主既還禁中上數使人慰勞李氏賜瑋金二百兩且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爲主婿也于是瑋兄璋上言家門薄祚弟瑋愚駭不足以承天姻乞賜指揮上許之離

絕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責降焉

嘉祐元年夏詔自今舉選人充京官者已舉不得復首又被舉者亦不得納舉主人詔文武官宗室嬪御內官應奏薦親戚補官舊制過乾元節奏一人者今過三年親郊乃得之其餘減損各有差

京師雨兩月餘不止水壞城西南隅漂沒軍營民居甚眾宰相以下親護役救水河北京東西江淮夔陝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瘳恭謝天地于大慶禮畢御宣德門



大赦改元恩賜皆如南郊

二年夏三月庚辰管句麟府路軍馬公事郭恩遇夏虜于屈野河西與戰敗績恩及走馬承受公事黃元道皆爲虜所擒秋虜復遣元道歸

詔文武官應磨勘轉官者皆令審官院以時舉行毋得自投牒又詔自今閒歲一設科場復置明經科

范文正公於景祐三年言呂相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賢者

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爲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公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相庠爲參知政事先是許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



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他人敢爾耶宋公以爲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切宋公謂許公必有言相助也而許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許公如何

許公曰杜衍之言是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于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爲許公所賣也宋公亦尋出知楊州

丁正臣云皇姪宗實既堅辭宗正之命諸中貴人乃薦燕王元儼之子允初上召入宮命坐賜茶允初顧左右曰不用茶得熱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罷上曰允初癡騃豈足任大事乎

李參鄆州人爲定州通判夏守恩爲真定路部署貪濫不法轉運使楊偕張存欲發其事使參按之得其斂



戍軍家口錢十萬爲之遣放者權知定州取富民金  
釵四十二枚爲之移卒于外縣守恩坐除名連州編  
管弟殿前指揮使守斌亦解兵權由是知名

涑水記聞卷第八終

涑水記聞卷第九

宋 司馬光

拓跋諒祚嘉祐七年諒祚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峰  
爲副使稱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尙主及  
乞國子監所印書釋氏經一藏并譯經僧及幞頭工  
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并幞頭尙主辭  
以昔嘗賜姓其餘皆托辭以拒之夏當遣使者賜諒  
祚生辰禮物初命內殿承制余允臺官上言允本庖  
人更乞擇使者乃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初入境虜



學海類編  
館宗道于西室逆者曰主人居先禮之常也天使何  
疑宗道曰僕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自來當  
相爲賓主爾部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僕居上  
位事久不決虜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此宗道大笑曰  
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  
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國必不敢爾逆者曰譯  
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  
譯者乃先宗道自云兩國之歡如魚水宗道曰然則  
天朝水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於內帑借錢一百二十萬紬絹七十萬銀四十萬錦綺  
二十萬助十分之七

汴張鞏建議大興狹河之役使西俱闊百五十尺所修  
自京東抵南京以東已狹更不修也今歲所修止於

開封境

王臨云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甯護葬事凌蔑諸子所饋遺近萬  
緡而心猶未厭故奏宗懿不孝坐奪俸黜官

癸未皇子猶堅臥不肯入肩輿宗諤責之曰汝爲人臣  
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眾



學海類編  
卷之  
執汝強置于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名  
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慟哭而就肩輿楊樂道云又  
云令教授周孟陽作讓知宗正表每一表餉之金十  
兩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方當厚酬耳  
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

丁正臣曰皇子堅辭新命孟陽使人謂之曰君已有此  
迹若使中人別有所奏君獨能無患乎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國疲敝陰謀入寇朝廷聞之十月  
始修河北諸州城又籍民爲壯強以備之又籍陝西

河東民爲鄉兵弓手時天下久承平忽聞點兵民情  
驚擾勅諭以今籍民兵止令守衛慮有不逞之徒妄  
相驚煽云官欲文面爲兵發之戍邊有爲此言者聽  
人告捕當以其家財充賞

二年正月契丹大發兵屯幽薊閒先使其宣徽南院使  
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奉書入見己巳邊吏以聞朝  
廷爲之旰食壬申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假中書舍  
人充接伴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于兩



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從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棄土于水晝匿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城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士二

百命指揮使將之銜枚自穴中入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曰軍中有病歿者數人此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卻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援鎗刺牛牛卻走踐賊賊遂潰王則張巒卜吉與其黨突圍走至邨舍官軍追圍之則猶著花幘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賊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巒吉死于亂兵不知所

在彥博請斬則于北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



遂檻車送京師副于馬市董秀劉炳竝除內殿崇班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朝廷以延州堡塞多徒分兵  
 力其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益內侵為邊患大理  
 寺丞僉署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  
 二百里故寬州城修之東可通河東運路北可扼  
 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無  
 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土人告不可鑿  
 眾以為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  
 即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錢凡過石數

重水乃大發既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  
 無井者效之皆得水詔名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為內  
 殿承制知城事

出希文所作墓志眾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兄之子世衡少尚氣節以蔭將作監主  
 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知  
 執拘之使自凭闌立磚上受杖垂畢足或落磚則更  
 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呼追不使人執帖下  
 鄉邨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  
 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于志甯云後通判鳳



州知州王蒙正章獻太后姻家也常以私干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使詣闕訟冤而陰爲之內助世衡坐流竇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鉉奏雪其罪補衛尉寺丞

墓志云

後知澠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

臼匙筋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

自見縣

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下令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眾欣然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如此類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

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答之撫養羌屬親入其帳得人歡心爭爲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



强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眾云亦出墓志

洛苑

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為屬吏李成以擅用官物諸

不法事訐訟按驗有狀酈延經略使龐公奏世衡披

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

足詔勿問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

曰世衡心腸鐵石今日為公下淚也

穎公云

慶歷二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環州屬

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公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

青澗城已完固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

奴額者素崛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與約明日當

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額凶詐

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

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額尚寢世衡蹴起之奴額

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吾耶

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出墓志

胡首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恩飲出

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于壁隙窺之慕恩

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



學海類編 卷第九  
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郭固云

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袍帶無復貳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

不敢犯

眾云亦出墓志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

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詢得其機事以歸眾乃知世

衡用以爲閒也

眾云

環原之閒屬羌明珠滅臧康奴

三種最大素號橫猾撫之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

入常爲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于夏虜三川之閒有

古細腰城慶歷四年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

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

虜以故未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版築旬

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

種旣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

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羌朝夕聚哭柩前者數日

青澗環州吏民及屬羌皆畫像事之八子詒珍詠諮

諤記誼

出墓志



學海類編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爲閒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拷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于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昊使其妻之兄弟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用事世衡使嵩爲民服齋書與旺榮曰響者得書知有善意欲背僭僞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生且遺之棗及銀龜旺榮以聞於元昊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恥自言乃釋嵩囚使旺

榮遺邊將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洛苑書意欲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爲經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職

眾云及自見

慶歷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楊安國趙師民皆醇儒乃昔時遵度之比久侍經筵各宜進職于是安國加直龍圖閣仍賜紫又以安國新除母服家貧賜金百兩師民充天章閣侍讀仍賜緋

慶歷三年九月諫官蔡襄上言兩府私第母得見賓客



若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詔不許見賓客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又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詔從之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國子補監生發解禮部奏名皆第一人天聖八年及第嘉祐七年三月乙卯以參知政事孫抃爲觀文殿學士同郡牧制置使樞密副使趙槩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左司郎中擢知開封府吳金爲樞密副使抃以進士高第累官至兩制惟淳厚無他材上以久任翰林擢爲樞密副使多

病昏忘醫官自陳勞績求遷吏以文書白抃抃見吏衣紫誤以爲醫官因引手案上謂曰抃數日來體中不佳君試爲診之聞者傳以爲笑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對之拱默未嘗開一言是時樞密使恐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其不才當置之散地抃初不知後數日中書奏事退宰相韓琦曾公亮獨畱身在後抃下殿謂參知政事歐陽修曰丞相畱身何也修曰豈非奏君事也抃曰抃有何事修曰御史韓縝言君君不知也抃乃頓足摘耳曰不知也因



學海類編  
移疾請退朝廷許之

初周王將生詔選孕婦朱氏以備乳母已而生男真宗取視之曰此兒豐盈亦有福相畱宮中娛皇子皇子七歲薨真宗以其兒賜內侍省都知楊景宗爲養子名曰茂寔及長累歷軍職至馬軍副都指揮使有軍人繁用其父嘗爲張氏僕用幼聞父言茂寔生于宮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屬爲兄用冀幸恩賞卽爲表具言其事于中衢邀茂寔以表呈之茂寔銜之以用屬開封府府以用妄言杖之配外州下軍然事遂流

布眾庶謹然于是言事者請召用還考實詔以嘉慶院爲制獄案之

至和元年八月嘉慶院制獄奏軍人繁用素病心妄對張茂寔陳牒稱茂寔爲皇親案署茂寔得狀當奏擅送本衙取勘臺諫官劾茂寔當上言而不以聞擅流配卒夫不宜典兵馬獄成知諫院張擇行錄問駁繁用非心病詔更驗定繁用配廣南牢城所連及者皆釋之茂寔先已內不自安求出除甯遠軍節度使知

滁州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便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

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亦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錢不斂于民但榜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爲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爲非皆稱其能

君貺云

滕宗諒知涇州用公使錢無度爲臺諫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諒聞之悉焚公使歷使者至不能案朝廷



落職徙知岳州 君貺云

呂許公疾病仁宗剪髭爲藥以賜之又手詔以問羣臣  
可任兩府者其親遇如此

諫議大夫李宗詠昔侍中崧之孫也父粲崧之庶子崧  
之遇禍粲猶在襁褓其母投之牆外由是獨免崧於  
故相昉爲從叔世居深州饒陽墳墓夾道崧在道東  
謂之東李昉在道西謂之西李故宗詠猶與宗諤聯  
名 治臣云

寶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

德用充武甯軍節度使發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獻  
所居第以益芳林園詔給其直八月庚辰朔武甯節  
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得于馬商陳貴契約具在  
非折繼宣所賣詔德用除右千牛衛將軍徙知隨州  
仍增置隨州通判一員九月丁未折繼宣授諸衛將  
軍徙知內地以其弟代之

寶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環慶路都部署司奏夏虜  
寇掠保安軍及延州駐泊鈐轄六宅使盧守勤等將  
兵擊卻之各以功大小受賞有差散直狄青最多超



四資除殿直

癸酉雨木冰己卯昭遠受詔宰猗氏孔道輔卒于澶州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

朝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

嵩除三班借職

眾云及自見

東染院使种世衡長子詒初抗志不仕慕叔父放之爲人旣而人莫之省皇祐中詣闕自言父世衡遣王嵩入夏虜離閒其用事臣野利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

是勢衰稱臣請服經略使龐籍掩臣父子之功自取兩府龐公時爲樞密使奏稱嵩入虜境卽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及元昊請服之時先令旺榮爲書遺邊將元昊妻卽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旣稱臣後二年旺榮謀因甯令娶婦之夕作亂殺元昊事覺族誅非因嵩離閒而死臣與范仲淹韓琦皆豫受中書劄子候西事平除兩府旣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臣專以招懷之功得兩府文書具在皆可攷驗朝廷知詒妄言猶以父功特除詒天興主



簿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其後朝廷籍其父名擢詰診諤

夏英公爲南京畱守杖人好潛加其數提點刑獄馬洵美武人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輕罪有難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下人潛加杖數乎詔取戒勵當時文臣皆爲英公恥之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分練夫

人密摘二將使去二將奔南唐將兵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卒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二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勿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眾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惟章衛狀元及第其父亦八房子孫繼五房耳

黃好謙云



黃庠洪州人文學精贍取國子監進士解貢院奏名皆第一聲譽赫然天下之士皆服爲之下及就殿試病不能執筆有詔復舉就殿試未及期而卒

楊寘字審賢兩爲國子解元貢院奏名殿廷唱第皆第一未除官而卒

馮京字當世鄂州人府解貢院殿廷皆第一

自見

康定初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

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于斬頭願先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引轡而返虜至圍城吉帥眾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使女爲郭達夫人亦有明識達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常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食幾何子孫皆有官公位望不輕胡爲多藏以敗名也



涑水記聞卷第九終

涑水記聞卷第十

宋

司馬光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  
輒拆馬廄為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慄公曰  
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  
為變 楊希元云

故相劉沆薨贈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誥詞頗薄其為人  
其子瑾詣闕累章訟冤稱瓌挾私怨至詆瓌云祖奸  
父賊母穢妻濫瓌泊之孫父方洄嘗以賊抵罪母妻



之謗出于錢晦所訟一門萃眾醜一身備百惡又帥

兄弟父母衰經詣待漏院哭訴執政褒贈乃朝廷恩

典瓌不當加貶黜之詞五月戊子或云四月庚午瓌左遷知

黃州然瑾亦不敢請諡

張密學奎張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也其夫好黃白術

宋氏伺其夫出取其書并燒煉之具悉焚之夫歸怒

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效之

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愛金帛

市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使讀書客至輒於窗閒

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酒殽或閒談

諧謔則不設也僑居常州胡樞密宿為舉人有文行

宋氏以為必貴亢少踈弛宋氏常藏其衣冠不聽出

惟胡秀才召乃給衣冠使詣之既而二子皆登進士

第仕至顯官景公云

張密學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至

終身

至和三年春仁宗寢疾不能言兩府以設道場為名皆

宿禁中專決庶政有禁卒詣開封府告大校謀為變



者府中夜封上之時富公以疾謁告惟潞公劉相王伯庸居中旦日潞公召三帥問大校平日所爲如何三帥言其謹愿潞公秉筆欲判其狀斬告變者伯庸捏其膝乃請劉相判之

仁宗寢疾兩府雖宿禁中數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召內侍都知等詰之曰主上疾有增損皆不令兩府知何也對曰禁中事不敢漏泄潞公怒曰天子違豫海內寒心彥博等備位兩府與國同安危豈得不預知也何謂漏泄顧直省官曰引都知等至中書令供狀今

後禁中事如不令兩府知甘伏軍令諸內侍大懼日暮皇城諸門白下鎖都知曰汝自白兩府我當他劍不得由是禁中事兩府無不知者樞密使王德用開便門入中書潞公執守門親事官封府撻之明日謂同列曰昨日悔不斬守門者天子違豫禁中門戶豈得妄開也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



學海類編 三  
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乃置之通衢使  
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姓名與朱  
氏兄弟俱舉學究少廷瘠嘗與眾客同見諫議大夫  
姜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眾客退獨畱仲  
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  
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參坐置酒待之如骨  
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  
堯夫云

晏丞相殊畱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  
府學仲淹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  
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  
齋舍誦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  
枕耳仲淹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卽  
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  
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用意必使學者準以爲  
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  
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



言朝政得失民閒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  
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  
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  
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  
章獻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于庭仲淹奏以爲不  
可晏殊大懼召仲淹怒責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  
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  
更以正論得罪于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以

爲生衣不蔽體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贅  
隅子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鴈  
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歐陽永  
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羊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是也  
著書甚多至和中也薦于朝除試太學助教月餘未  
及具緣袍遇疾暴卒一子甚愚魯所聚及自著書皆  
散無存者 好謙云

郭后旣廢京師富民陳子誠者因保慶楊太后內女入  
宮太后許以爲后也已至掖庭將進御句當御藥院



閻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讀此何爲上曰汝何問焉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爲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誠是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誠是大臣家奴僕之官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爲后豈不愧見公卿大夫也上遽命出之

孫器之云士良自言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從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

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爲母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撩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閒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子孫受公廕補官者數人仍皆爲婚嫁

崔甥云



慶歷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知政事  
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  
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鑑辨之耳誠使  
君子相朋爲善其于國家何害

慶歷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撫陝西河東自知權要惡之  
者多上益厭之乃上章乞罷政事除一郡上欲聽其  
請章郇公言于上曰仲淹素有重名今一請而罷之  
恐天下皆謂陛下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  
卽有表謝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上從之希文果奉

表謝上曰果如章得象言遂罷知邠州旣而杜丞相  
富彥國韓稚圭歐陽永叔俞希道稍稍皆以事得罪  
矣始平公云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  
稼穡范文正公監西溪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隄于  
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爲  
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倫兼知泰州發通  
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旣成民至于今享其利興化  
之民往往以范爲姓



慶歷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閣召中書樞密院官朝拜太祖太宗御容觀內庫瑞物因問安邊大略移刻而罷

慶歷六年八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爲參知政事是時宰相賈昌朝陳執中議罷制科育以爲不可爭論于上前退而上章求解政務故有是命龐籍爲樞密副使在度前籍女嫁參知政事宋庠因言于上以親戚共事爲嫌故度得免之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全善遇之爲干知韶州者舉制科知州怒以爲玩也按其罪無所得惟得與希古接坐全坐違勅停任希古杖臀二十全遂閒居處州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字安道取它州解及第景祐中爲館職爲范文正訟冤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引爲諫官秘書丞姑孝標喪服未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冒哀求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憾靖靖遷龍圖閣直學士王全數以書干靖求貨靖不能應其求孝標聞



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州購求其案得之時  
錢子飛爲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卽  
以聞詔下處州王全靖陰使人諷全令避去全辭以  
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于茶篋中託人餉之所託者  
怪其重開視竊銀而致茶于全全大怒詔至州勘官  
同對當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全不從對稱  
希古卽靖是也靖竟坐以左屯衛將軍分司 伯淳云  
余靖初及第歸韶州州吏嘗鞫其獄者往見之靖不爲  
禮吏恨之乃取靖案裏以緹油置于梁上吏病且危

囑其子曰此方今達官之案他日朝廷必來求之汝  
謹掌視慎勿失去及茹孝標求其案人以爲事在十  
年前必不在孝標訪于吏子竟得之 伯達云

慶歷四年五月己巳詔特徙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滑州  
兼涇原路部署尹洙知慶州先是資政殿學士鄭戩  
兼陝西四路招討經略都部署內殿崇班渭州西路  
巡檢劉滬建策以爲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去  
隴坻之內回遠恐不及事請募熟戶于山外築永洛  
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戩以狀聞



命滬及著作郎董士濂董其役會樞密院使韓琦陝西宣撫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戢知永興軍又言山外多熟戶恐城未畢而寇至請罷之戢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滬士濂令還滬士濂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城之洙怒以滬士濂違部署司節制命涇原路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繫滬士濂于德順軍及魚周詢還言二城利害與戢議同乃徙洙于慶州滬降二官士濂徙他路官特支修城禁軍弓箭手等錢

差

尹師魯謫官監復州酒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卽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今日疾勢復增幾分可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旣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竝無所見但覺氣息淹淹漸欲盡耳隱几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內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黃好謙云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卽鄉里也親舊多乘勢  
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輔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貸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第  
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  
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爲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  
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閹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

司使樞密副使薨拯爲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  
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亦  
人所難也

先是詔周後柴氏每遇親郊聽奏補一人充班行至是  
或上言皇嗣未生蓋以國家未如古禮封二王後二  
月癸酉詔擇柴氏族八最長一人除京官已在班行  
則換文資仍封崇義公于河南鄭州境內與應入差  
遣更給公田十頃其周室陵廟委之管句歲時祭享  
至如知州資序卽與他處差遣更取以次近親襲爵



受官承替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祖顓盡其家資聚書至八千卷爲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矣父逢吉以醫事真宗于藩邸官至將作監丞致仕度以禮汾陰歲舉服勤詞學第一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通州事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今上卽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劘治體墾闢荒蕪安集流竄以爲州縣殿最章獻皇后善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俄出知湖州事徙京

西轉運使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之兼侍讀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學士國朝故事中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號令皆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異同則下無適從非爲國體于是始詔軍旅重務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寬厚若不修威儀流輩多易之上嘗從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孰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序有事則簡拔才器上甚善之會諫官有言度乘閒求進者上以度言諭執



學海類編  
政且曰度侍從十五年而應對如是不自爲地真淳厚長者也尋以爲工部侍郎樞密使副使逾年參知政事頃之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言于上請使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其獄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因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上卒從竦議未幾度求解政事時初置紫宸殿學士以度爲之兼侍讀學士尋以紫宸稱呼非宜改爲觀文殿學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尙書諡文簡度早喪妻

晚年學修養之術嘗獨居靜室左右給使惟老卒一二人而已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鄂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眾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景祐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  
建言己亥三月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誼譁又詣衍  
第詬詈亂挾瓦礫詔捕後行三人杖脊配沙門島因  
罷沙汰

壬申以翰林學士戶部郎吳奎爲左司郎中權知開封  
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羣牧使初素  
與歐陽修數稱富弼于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弼  
既在相位素知開封府冀弼引己以登兩府既不如  
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府徙知益州復

還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鹵莽  
不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賄聞爲  
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干  
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府中賴之或謂素二  
馬在外威福自恣大爲奸利素悉奏逐之遠方于是  
京師盜賊累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  
補朝廷因而罷之

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卽日狎出城  
忱故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弟慥俱有俊聲忱



治春秋慥治易棄先儒舊說務爲高奇以欺駭流俗  
其父甚奇之與人書曰天使忱慥力扶周孔忱爲文  
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言春秋無褒貶與  
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易喜傲忽  
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檢謫貶江淮閒以口舌動搖監  
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刻細民江淮閒甚苦之至  
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京師弟慥掌永興安撫司  
機宜卒于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于倡家會有告其  
販紗漏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

御史臺推鞠朝廷許之獄成以贖論仍衝替忱尙畱  
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忱曰忱口談道義而身爲  
賈販氣凌公卿



涑水記聞卷第十終

涑水記聞卷第十一

宋

司馬光

王罕于儂智高犯廣州罕為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而還仲簡使人閒道以蠟丸告急且召罕罕從者纔數十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城東有賊所不到者可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擁馬求救曰賊圍城十縣民皆反相殺掠死傷散野罕曰吾聞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老者也乃召耆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復



亡爲賊矣請各集兵衛其家罕曰賊者多以莊客何以禦之仍召每邨三大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衛捕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之又牒知州知縣今皆得擅斬人一夕鄉邨肅然罕爲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二千人船百艘製旌旗鉦鼓長驅而下趣廣州蠻兵數千人來逆戰擊卻之蠻皆斂兵聚于城西乃闔南門作樂而入罕不視家登城子死于賊人之手而不哭樹鹿角于南門之南以拒蠻自是南門不復閉矣凡糧用皆自

南門而入東關主簿黃固取拋邨知新州侍其淵在廣州罕以其忠勇與之共守蠻眾數萬皆所掠二廣之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爲火車順風已焚西門時六月城上不能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罕欲從之淵奮劍責軍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爲賊所滅朝廷亦當族汝前部亦欲何之罕乃止士氣亦百倍蠻車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孥欲過嶺北至雄州蕭勃畱之乃日遞一奏又召罕至雄州計事罕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兌奏罕只在廣州



學海類編  
端坐及奏罕退走圍解罕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受賞  
罕不自言黃固當解城時最輸力已而磨勘若有不  
足者淵亦得罪淵功亦不錄 罕云王絃云

光化軍宣毅邵興逃叛慶歷四年二月庚子供奉陳曙  
等遷官賞討光化賊之功也先是知光化軍水部員  
外郎韓綱性苛急失眾士心去年九月羣盜張海等  
入光化軍境剽劫閭里綱部分宣毅軍士三百餘人  
被甲乘城凡十餘日城中民高貲者獻蒸葫酒肉以  
享甲士綱以餅肉之半犒士及賜酒人一卮而斥賣

其餘欲以其錢市兵器爲守禦備軍士營遠者或不  
時得飲食而綱所給餅常至日旰燥硬不可食時有  
監押使在軍中所部軍士不以請給歷自隨民又請  
獻錢以資監押之軍士綱曰本軍之士尙無錢給之  
何有於監押悉辭不受軍士遂訛傳民獻以資乘城  
之士而知軍卻之益加怨憤綱又使員僚王德作城  
內布兵圖久之不成綱怒罵曰我不敢斬汝耶因召  
劊子令每日執劍待命于庭下十月三日民有入粟  
得官者駱子中通刺謁綱綱迎語子中不用拜軍士



誤聽以爲子中獻錢而綱辭不取時方給餅肉員僚邵興叱軍士起曰汝輩勿食此因出屋外投蒸餅入網庭中綱怒命執投餅者得數人械繫于獄明日獄司以節狀追捕其黨邵興懼因糾率其眾盜取庫中兵器作亂欲殺綱綱自宅後逾城逃出得小舟沿漢下數里再宿而後返與官吏皆逃興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行趣蜀道李美老不能行于道自經死興獨率其眾與商州巡檢戰殺之員僚趙千及軍百餘人自賊所走還光化軍興

所過劫掠民居行旅及敗興元府兵於饒風嶺殺其將興元府員僚趙明以眾降興興聞洋州有虎翼兵畏之乃自州北循山而西州遣捉賊使臣李方將虎翼兵追之二十九日擊破興等于湑水斬興及其黨五十餘人生擒趙明餘黨皆潰州縣遂捕盡誅之陳曙等皆以功遷綱坐棄城除名英州編管監押許士從追三官舒州編管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學士院奏定到郊祀天地宜止以一帝配佑溫成皇后廟請去扁榜自今不復命兩制



學海類編  
祠止令本廟使臣行禮

慶歷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觀諸路提轉所按舉官吏務爲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保州雲翼兵士舊有特支口糧通判石待舉以爲安坐  
宥食白轉運司減之軍士怨怒作亂殺知州通判都  
監以監押韋貴爲主閉城拒命詔真定府副都部署  
李昭亮沿邊都巡檢入內押班楊懷敏知定州皇城  
使賀州刺史王果等討之丙辰樞密奏保州城下諸  
將未有統一詔富弼乘驛詣城下授之節制以便宜

興從事九月李昭亮楊懷敏命侍禁郭逵以詔書入  
城招諭亂兵亂兵開城出降有數百後出悉誅庚申  
河北都轉運使按察使工部郎中知汝州皆坐減雲  
翼食及不覺察亂兵也郭逵加閣門祇候逵兄遵以  
勇力聞從劉平與夏虜戰死五龍水

契丹

周革曰景德中中國作誓書以授虜虜繼之以四言曰  
孤雖不才敢遵誓約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慶歷中歲  
增給二十萬更作誓書亦如之嘉祐初樞密院求誓



書不獲又求甯化軍疆境文字亦不獲于是韓稚圭曰樞密院國家戎事之要今文書敢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編輯之數年而畢成千餘卷得杜祁公衍手錄誓書一本于廢書其正本不復見慶歷中契丹以兵壓境欲復周世宗所取關南之地騰書中國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定并汾興無名之師直抵幽薊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從與虜約曰能爲

我令元昊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十萬物虜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頤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萬與我然當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于公主則不必爾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趙元昊娶于野利氏立以爲后生子寧令當爲嗣以野利氏兄弟旺榮爲謨甯令號野利王剛浪凌爲甯令號天都王分典左右廂兵馬貴寵用事知青澗城事种世衡欲離閒其君臣遣僧王嵩齎銀龜及書遺之曰汝屬欲歸附何不速決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君年



亦長矣乃爲此兒戲乎囚嵩于窖中凡歲餘元昊雖屢入寇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眾部落甚苦之又歲失賜遺及緣邊交市頗貧乏思歸朝廷而恥先發慶歷三年使旺榮出嵩而問之曰我不曉种使君之意欲與我通和耶卽贈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詣世衡時龍圖閣直學士龐籍爲鄜延經略招討使以元昊新寇涇原止之于邊不使前朝廷以厭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詔籍懷之籍上言虜驍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亦偃蹇不可與言乃召文貴

詣延州問狀文貴言求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曷事朝廷甚謹由汝輩羣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於朝廷致彼此之民血塗原野汝民習于戰鬪吾民習於太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豈能保其常勝耶吾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悔過從善出于款誠名體俱正當相爲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因贈遺遣歸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廷朝廷急于休息命藉復書納而勿拒稱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



學海類編  
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  
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王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  
止其僭而稱其臣爲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  
等書自稱甯令謨甯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  
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旺榮等又請欲用小國  
事大之禮籍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  
奉表來當爲導致于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  
州刺史賀從勛上書稱男南面邦國令元昊曩霄上  
書父大宋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

猶上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曰子事父  
猶事君也使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  
上言請聽從勛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  
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自得之物當力加裁  
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  
易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猶與從勛俱至  
其國更議之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  
臣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主歲賜絹茶銀綵合二  
十五萬五千元昊乃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月



冊命元昊爲國主更名曩霄趙元昊晚年嬖一尼野  
利氏寵浸衰剛浪凌鬼名山皆怨之寧令納剛浪凌  
女爲婦剛浪凌兄弟謀因成婚邀元昊於帳中伏兵  
殺之事泄剛浪凌元弟皆族誅寧令懼不自安慶歷  
八年正月辛未寧令弑元昊國人討誅之立其少子  
諒祚

邢佐臣云拓跋諒祚之母本野利之妻曩霄通焉有娠  
矣野利謀殺曩霄不克曩霄殺之滅其族妻削髮爲  
尼而生諒祚及寧令殺曩霄國人誅寧令而立諒祚

始牧養其母專制國事兄子藏禍尤爲國母私幸胡  
人部納皆移忒橫大臣屢請誅之母不聽嘉祐元年  
九月部納皆移作亂殺國母沒藏禍尤引兵入宮誅  
之其父尤與廂軍馬副使遣使就殺之

种世衡卒龐籍爲樞密副使世衡子詰上諫官錢彥遠  
書稱吾父離閒剛浪凌使元昊誅之由是元昊失其  
羽翼稱臣請服今龐籍以吾父功爲兩府而吾父無  
所裒賞彥遠爲上言之籍取前後邊奏辨于上前曰  
元昊稱臣請服之時剛浪凌等方用事文書皆其兄



弟所行稱臣後數年自以作亂被誅非因世衡之離  
閒也臣向與韓琦范仲淹俱得旨候西事平除兩府  
琦與仲淹先爲之非攘世衡之功而得之也朝廷猶  
以世衡有功之故除詔天興尉丞即日勒之官

夏國會長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眾萬餘人其弟夷  
山先降爲熟戶青澗城使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  
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賂許以來降名  
山知不也旣而諤大發兵奄至圍其帳名山驚援搶  
欲鬪夷山呼之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其姊識其聲

曰汝爲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爲驗夷山示之手無  
一指是也姊曰名山我何嘗約降夷山曰兄已受种  
世衡金孟名山曰金孟何在文喜方以示之名山投  
搶而哭諤遂以兵驅其部落牛羊南還眾多遁亡比  
至入塞纔四千餘人朝廷卽除名山諸司使

郭帥云

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  
爲樞密使以爲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  
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爲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  
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卻以聞韓



公至陝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及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因遺書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嵬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達爲鄜延經略使以爲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航往督責之達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潰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刺手給糧以爲戰兵得二千餘人

郭帥

云

文公以取綏州爲無名請以易安遠塞門于夏國遣祠部郎中韓縝與夏國之臣薛老峰議于境老峰曰苟得綏州請獻安遠塞門寨基縝曰其土田如何老峰曰安有遺人衣而畱領袖者乎縝信之入奏樞密院劄子下鄜延令追綏德戍人遷其芻糧不盡者焚之經略使郭達以爲夏虜心欺給俟得安遠塞門然後棄綏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旣而遣使交地虜曰所獻者寨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上怒甚以讓文公文公亟奏前劄鄜延更不施行時趙鼎掌機



宜于經略司求前劄不獲甚憂恐遠乃出示之虜驚  
曰此他人所不敢爲也 郭帥云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來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  
禮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一月丙寅卿延路奏元  
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蹀躞奉表納旌節告勅其表  
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  
基曩者臣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  
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境七州悉竝肩而  
克又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眞王之號夙

感於班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剖裂又曰稱王則不喜  
朝帝乃是從輻輳屢朝山呼齊伏願以一垓之土地  
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是再讓靡遑羣情又迫事不得  
已順而行之遂于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諡  
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  
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  
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  
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西邊之患至誠  
瀝懇仰俟帝俞



靜江軍畱後劉平爲鄜延邠甯環慶路副部署屯慶州  
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聞夏虜將自保  
安軍土門路入寇移牒使平將兵趣土門救應十五  
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至保安軍遇鄜  
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孫合軍趣土門  
有番官言賊兵數萬已入寨直指金明會得范雍牒  
令平元孫還兵救延州平元孫引兵還明日復至保  
安軍因晝夜兼行二十二日至萬安鎮平元孫將騎  
兵先發令兵飯訖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許止令

騎兵先趣延州奪門是時東染院副使鄜延路駐泊  
都監黃德和將兵二千餘人屯深安軍北碎金路巡  
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  
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促之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  
尙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至二十里馬舖乃遇兵及  
德和郭遵各所部兵皆會凡五將騎合近萬人召引  
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唱殺齊進又行五里至  
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上有雪五寸許賊于水東爲  
偃月陣官軍亦于水西作偃月陣相向賊稍遣兵涉



學海類編  
水爲橫陣郭忠及遵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旣而  
官軍竝進擊卻之奪其榜牌殺獲溺水者八九百人  
平左耳後及右脛皆中箭會日暮軍士爭挈人頭及  
斫馬詣平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也  
吾未究賊引生兵大至直前盪官軍官軍卻二三十  
步是時黃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  
南山眾軍顧之皆潰平子侍禁宜孫追及德和執其  
馬控拜之數十曰太保且當勒兵還與大人并力卻  
賊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從宜孫父請遣兵一二人

還訪其父德和不與宜孫與德和俱走平使軍校以  
劍遮士卒近在左右者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還水  
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  
夜使人至寨傍問曰寨內有主將否平戒軍士勿應  
賊又使詐爲漢卒傳送文牒軍士知其詐斫殺之至  
四更賊使人繞寨詬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  
揮使李康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  
大至汝狗賊庸足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促甲馬再  
與賊戰賊又使人臨陣叫曰汝肯降乎我當捨爾不



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我來巡邊何者爲降汝欲和者當爲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麾騎自西山不可勝計合擊官軍死者甚眾至巳時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騎直前衝陣中央陣分爲二平與元孫皆爲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頡敦負畱後印及宣勅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并頡敦等信逃竄得免是時黃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縣北稍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緣道縱兵士剽竊民家被寇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虞

候張政自戰所脫歸德和問曰汝見劉太尉石太尉乎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不能知其處道中間散言劉太尉以亡失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因言于德和曰劉太尉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士卒死傷至盡太尉令軍士曰汝曹勿復發箭今日敗矣吾不能庇汝曹當解甲降之耳賊遂執其馬鞚而去德和曰果然吾與汝曹當詭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賞矣政出因播其言于市里云平降賊散卒繼至者皆言平



降賊以順德和意有蕃落將呂密實見平與元孫爲賊所虜并得官軍旗幟收卷以去德和閒問之亦順指意言平與元孫降賊賊以紅旗前導而去德和喜命所親吏辛睿作呂密等狀仍增損其語使與己意相傳會睿意謂狀中有名者皆應得賞乃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于其中德和卽以密等狀爲狀云二十三日賊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爲寨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出會平僕夫王信自延州來德

和與知鄜州張館使雜問之信私念其主爲大將而爲賊所擒可醜因給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親平令李康往答之旣而康還言元昊欲與太尉面相約結平乘馬卽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剽剝信獨脫歸德和起詣東廂召信詰曰軍士來者皆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和何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數日德和召信詣其館謂曰汝太尉降賊人人皆知之我已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丐汝銀釵一枚汝鬻之速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去勿畱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信信欲亡  
不得身無衣寒甚乃爲書遺平子曰信從太尉與賊  
戰不利太尉入賊中約和親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賊  
朝廷將有制獄信當以死明太尉忠赤保太尉一家  
今信衣裝爲賊所掠飢寒不可忍願衣裳及錢糧速  
寄以來有庖人將如慶州信與書寄之鄜延走馬承  
受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三月一日德和將其眾  
歸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眾遣德和歸鄜  
州聽朝廷旨尋徙之同州德和始懼奏言臣盡忠于

國范雍誣言臣棄軍走又以書抵鈐轄盧守勤及薛  
文仲云有中貴人至者當力爲營護之死生不敢忘  
守勤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彥  
博入內供奉官梁知誠卽河中府置獄按之先是有  
詔平僕夫王信乘傳詣闕旣而復械送河中府彥博  
按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隱皆服其實時河東都轉運  
使王沈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虜中  
逃還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爲賊繫縛而去平在  
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頭長三尺餘何不速殺我



縛我與賊去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具獄以聞中書樞密院共召大理約法準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曲告主者絞二十二日兩府進呈奉聖旨黃德和于河中府腰斬梟其首於延州城下王信杖殺

涑水記聞卷第十一終

涑水記聞卷第十二

宋

司馬光

范帥雍在鄜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寨其子諫曰虜大舉將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則弱不能拒也士彬不從康定元年虜兵大至士彬所部皆降其子力戰而死彬遂爲所擒郭帥云

金明旣陷安遠塞門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趙振不能救并移安遠救城中兵民以歸又移書塞門寨主高延政曰可守則守不可守亦救兵民以歸延政守



半歲救兵不至遂率眾棄城歸虜據險邀之舉眾皆  
沒及元昊請降遂割其地以賜之

郭帥云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日  
六宅副使金明縣都監新寨解家河盧關路巡檢李  
士彬申四日戌時男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凌  
妹引到宥州末藏屈己團練侍者密臧福羅以趙元  
昊所給宥州山遇令公及姪屈訛相公從弟吃也相  
公告身三通來云山遇先在元昊處爲樞密兄弟室  
家皆居細項與屈己爲婚姻屈己居宥州南沒姑川

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遇八月二十五  
日山遇妹夫易禹遇乞令公以告山遇山遇自河外  
與侍者二人逃歸既濟河集緣河兵斷河津三處二  
十八日山遇還至細項使其弟三太尉者將宥州兵  
監河津諸屯二十九日山遇侍者乞召屈己至細項  
九月一日山遇與屈己坐帳中召福羅告以事狀山  
遇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  
聞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殺  
我汝爲我齎此告身三道赴金明導引告延州大人



學海類編  
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今已發兵在細  
項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  
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亟來我別以  
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  
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監州兵之河上悉發戶口歸  
朝廷也福羅既得告身屈已送至長城嶺南而還福  
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  
爲元昊所誅已具奏聞今山遇云欲歸朝廷本司商  
量已錄白下告身令士彬復以告身付福羅自從其

所告諭福羅以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已遣  
還臣等仍恐虜爲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又  
奏六日保安軍北番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狀申調知  
山遇相公屈已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等於  
二日起兵有眾二千餘人劫掠邨社族帳只在宥州  
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遇及弟二防禦  
三防禦姓屈訛相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將麾下十  
五騎皆披甲執兵抵歸娘族指揮使喂羅家云欲歸  
命朝廷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遇等所以來事故勒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三  
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北來  
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  
都鈐轄司嚴勅緣邊諸寨及番官等晨夜設備遣人  
訶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卽於界首密行托  
落毋得張皇或更有山遇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  
等只爲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訶知事宜節次  
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涇原路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  
準此是時知延州管句鄜延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郭勸都鈐轄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

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朱吉高繼隆等破後橋寨康  
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鄜延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體  
量到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禮賓使環慶路駐  
泊鈐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打破賊  
後橋寨先令番官奉職巡檢李明領番部圍寨繼隆  
崇俊領大軍繼進與賊鬪敵相殺又分拏兵甲令柔  
遠寨主侍禁閣門祇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東谷  
寨監押奉職張立左侍禁閣門祇候北路都巡檢郝  
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門入城又令淮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安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劉政東谷寨主左侍禁賈慶各部領兵馬入賊界駐泊牽拽策應破蕩卻吳家外藏上金利遇家等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侍奉官走馬承受公事石全政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侍軍員兵士及番官使喚得力或斫倒人頭或傷中重係第二等功勞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體驗今來北賊往來沿邊作禍正當用人之際特與各轉補名目所貴激賞邊臣及各軍吏效命奉聖旨高繼隆張崇俊于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郝仁禹以下

轉官有差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哱等族以牽制虜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哱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趣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從兵行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



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諭  
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都  
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斷神樹堵來路兆都巡檢范  
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  
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政攻其南擊  
賞渥等族駐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門鬪敵福以大軍  
駐于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於  
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  
部令卽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僞署李太尉衙署

酒稅務糧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內禾稼聚積諸  
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僞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  
二百五十有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  
百餘事印記六面僞宣勅告身及蕃書五十通軍士  
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爲殿  
而還

慶歷元年二月十二日趙元昊寇渭州先遣遊兵數千  
騎入塞侵掠懷遠寨靜邊寨籠竿城西路都同巡檢  
常鼎劉肅及諸寨與戰斬獲頗眾于是環慶路部署



任福及鈐轄朱觀涇原路都監王珪桑懌渭州都監趙律鎮戎軍都監李簡監押李禹亨等合兵三萬餘人追擊之將作監丞耿傳掌督芻糧亦在軍州賊陰引兵數萬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溫家好水三川口諸將及士卒貪虜獲分道爭進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時官軍追賊已三日士卒飢疲猝與賊遇懌力戰先死福等兵大敗福與英珪律簡禹亨肅傳皆死於賊指揮使將佐死者十五人軍員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殺虜民五千九百

餘口熟戶一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斬賊首五百一十級獲馬一百五十四匹

康定初夏虜入寇參知政事宋庠薦供奉官閣門祇候桑懌有勇略今在嶺南請召于西邊任使詔遷內殿崇班充鄜延路駐泊都監頃之徙涇原路駐泊都監屯鎮戎軍至是戰死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爲列校凡六遷至遙領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



學海類編 卷之七 史考  
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隰州  
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部軍副  
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  
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甯環慶路兵馬  
部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  
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其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  
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  
又遷侍御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  
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涇州福與諸將

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  
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噓  
懷亮墜馬援福馬鞏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  
墜崖死福乘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鬪身被十矢頰中  
二刃乃爲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  
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爲隴西郡  
太夫人妻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副  
使懷亮贈率府副率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惟  
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贈甚多



王立字誠之維州北海中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甯  
化軍判官天聖四年爲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  
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多所過煩擾爲公私  
患立奏令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洞又城施州通雲  
安軍道以運鹽朝廷嘉之歷江南東陝西河北東路  
轉運使并州有羣盜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  
至并州選巡檢兵士十五人自隨陽云以護行裝微  
訶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息  
自河東徙揚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爲戶部副使

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密州秩滿  
歸卒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眾入寇陷金明寨執都  
監李士彬父子遂攻安塞門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  
賊斫壞兩重門監押侍禁邵元吉遣下軍士斫追賊  
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去賊遂合眾屯於州城  
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二日賊分兵出東西城  
之後及西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攻  
賊死者頗眾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



欽轄盧守勤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資酬賞以勵後  
來又奏栲栳寨主殿直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遠寨  
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於賊邵元  
吉及塞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  
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  
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  
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充安遠寨主

慶歷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竊以元昊叛逆朝廷未  
能誅討欲爲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

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而困此經久之策也臣前  
至涇厚見緣邊堡寨墮損應增置者甚眾合計度修  
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以來役作甚苦又聞來春  
欲令興修永洛結公二城以通秦州涇原救應之路  
其閒自涇原章川堡至秦州麻穰寨一百三十里竝  
是生戶所居只於其中通達一徑須作二大寨十餘  
小堡乃可通計其土功何啻百萬更須採伐林木作  
樓櫓營廨又須分正兵三四千人屯守積蓄芻糧所  
費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又救應山外比積石儀



州黃河石路只省得兩程况劉滬昨已殺降永平路城一帶生戶李中和降隴州城一帶蕃部各補署職各充熟戶將來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爲梗則知不須城寨已可往來况今近裏要害城堡尙多闕漏豈暇於孤僻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緣邊四路部署司涇原經略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來春且令修築逐地未了堡寨其永洛結公二城權住修築候向來城寨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以

爲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狄青尹洙卽知修永洛城卽今便與未便詔如議罷修先是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修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部署鄭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罷遣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蕃部皆遮止滬等請自備財力



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以付恐  
違蕃部之意別致生變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  
命狄青往斬之青囚之以聞於是城中蕃漢之民皆  
逃潰生戶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  
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逃迹或致  
賞罰閒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仕宣撫首  
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永洛城事比之他人  
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  
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輒陳所見

利害凡十三條詔劄與魚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  
鄭戩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况永洛城今已修  
畢惟女牆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  
十六日詔戩等卒成之

琦所論十三條大略言永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  
朝今奪取其地於彼置城於元昊未有所損於邊亦  
無所益一也緣邊禁弓箭手連年借債修葺城寨尙  
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思二年方可得  
成物力轉見勞敝二也將來修成上件城堡計思分



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竝須入中和糴所費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爲未知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永洛一帶城寨自近歲修城黃石河路秦鳳兵往涇原竝從腹內經過逐城有驛舍糧草若救靜邊寨比永洛只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永洛卻近一程今來永洛勞費如此又多疏虞此於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爲城寨太多分卻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二萬人

今涇原秦鳳兩路若更分兵守永洛一帶城寨則兵勢轉弱兼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是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况自來諸路援兵極多不過五六千人至一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先爲賊馬隄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扼截五也自隴川入秦州由故關山阪險隘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水北十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里則爲麻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是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外是爲孤絕其東路隔限永洛城一帶生戶道路不通秦州視之以爲籬帳只備西路王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若開永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烟畊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麻穰寨扼斷故關及永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人聞言開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緣邊地土最爲膏腴自

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員求充弓箭手背後有空閒地土強人爲之標占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募只落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稅緩急西賊入寇則和一作私逃入內地事過之後卻來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囑於新城內射地土居住取便於蕃部交易昨來劉滬下唱和修城之人盡是此輩於官中未見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州至永洛城凡六程若將來西賊以兵圍脅永洛城日夕告急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四 史參  
部署司不可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與  
前來葛懷敏救定州寨覆沒大軍事體一般所以涇  
原路患見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卻兵馬二恐救應轉  
難入也議者修永洛城不惟通兩路除熟戶外其生  
有蹉鶻谷者達谷必利城曠家城裊城古渭州龕谷  
洮河蘭州疊巖州連宗哥青塘城一帶種類莫知其  
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爲中國之患又謂  
元昊爲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永洛城乃其一  
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强盛之

時當今取之實爲無用九也今修永洛城本要通兩  
路之兵其隴成川等大寨須藉秦鳳差人修置今秦  
州文彥博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不合動移  
十也凡邊上臣僚圖實效者特在於選舉將校訓練  
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備寇之至而已貪功之  
人則不然惟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  
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費知微作都  
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是轉官酬獎之人不  
期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至中輟希望轉官皆不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新水 卷之二十一 五 史參  
如意今若復修永洛城則隴川等又須相繼興築其  
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慮  
國家向後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回  
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各二尺以來其  
劉滬憑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向興工不止及至  
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  
朝廷今來若以劉滬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  
乃是全不計修永洛城經久利害只聽鄭戩等爭氣  
加誣則邊上帥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

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  
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遣  
人議和自揚守素回後又經月餘寂無消耗環慶等  
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  
賊姦計大未可量朝廷當獎勵逐路帥臣豫作支吾  
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爲無過而卻加罪主帥實  
見事體未順十三也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形迹論列  
邊事時與究其利害略去嫌疑處置不差事乃經久



凍水記聞卷第十二終

豐年和與突其味香細大兼銀製置不送事以歸人  
 夏事盡未即十三出更之四我察測不盡評茲備四  
 今以始以歸將不交隨時以無感而除賦得生相費  
 翅茲情大未何量時以當獎酬張韻朝山新科支喜  
 溜不封合類也入等對射今日正以去測煉不盡西  
 人精味自對...  
 最之則...  
 川氣平關類...





書